

语言帝国主义:概念、成因及对策*

肖燕

(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47)

[摘要] 主要研究英语语言帝国主义形成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环境。作者在讨论语言帝国主义概念的基础上,根据英美文化强势传播现象,剖析传统的语言观念、二语习得理论和教育思想对强化英语地位的作用,从英语语言教学的层面分析了语言帝国主义形成的渊源,从而提出了在外语教学中消除语言帝国主义负面影响的对策。

[关键词] 语言帝国主义;英语教育;语言思维;文化;母语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08)06-0141-05

Robert Phillipson (1992)在其著作 *Linguistic Imperialism* 中提出语言帝国主义概念并详细阐述其对英语教学的影响后, Pennycook (1994)、Canagarajah (1999)、Brutt-Griffler (2002) 等也相继著书讨论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的英语语言帝国主义问题。Canagarajah 发现英语和它所携带的文化对后殖民时期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冲击巨大,人们在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西方价值观与本土价值观、英语和本族语的冲突中难以选择,因为“英语已经深深根植于他们的土壤和意识中”(Canagarajah, 1999: 1)。英语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统治和掠夺手段,在殖民地国家推广、提升其语言过程中,“对本土语言造成毁灭性效果”(Ricento, 2006: 16)。英语在国际交流中起了积极作用,而语言帝国主义却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探析语言帝国主义的成因可以使非英语本族语国家在外语教育领域重新审视其政策,在课程大纲制订、教学内容取舍、教学策略等方面兼顾英语教学质量 and 民族语言文化的维护。

一、语言帝国主义:概念与影响

语言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密切相关,虽然 Phillipson 称之为“一个术语学上让人谨慎的词”(1992: 38),想极力回避它的意识形态含义,但即使其概念的学术化也无法摆脱它承载的意识形态意义:“英语语言帝国主义就是英语的支配地位通过英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物质和文化不平等关系的确立、并不断重新建构而得到维护和巩固”

(Phillipson, 1992: 47)。根据 Phillipson 的解释,“物质结构不平等”是指广义的物质财富,例如,教育和宗教机构、资金分配等意义上的物质财产;而“文化不平等”指非物质和意识形态财富,如态度、方法、原则等。

(一) 对非英语国家语言文化和教育的冲击

语言帝国主义对非英语国家的民族语言形成巨大冲击。Phillipson 最初是把语言帝国主义这一术语用于研究非英语本族语国家的英语教学、ELT 政策和策略,这些国家深受像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这样的由国家资助的机构影响。Phillipson (1992: 8) 认为,英语的对外输出无所不至,它几乎成了进步和繁荣的代名词,ELT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也已经成为一项国际活动,实力集团在其他国家把英语教育作为消除语言多元化问题的手段,并以此强化他们已经很有优势的语言,而这种语言的强化是以牺牲其他本土语言为代价的,英语成了西方世界获取经济和政治统治的极佳手段,“语言帝国主义是少数语言以牺牲大多数语言为代价,它是单向学习的催化剂,把知识、信息从权力一方灌输给没有权力的弱势方”(Morrison & Liu, 2000)。虽然 Brutt-Griffler (2002: 28) 对英美语言政策和英美有意识地强制推销英语霸权导致了语言帝国主义的观点提出质疑,但她还是肯定语言帝国主义具有一定强制性,把外来语言强行置入非英语语境,并且与文化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

* [收稿日期] 2008-10-25

[作者简介] 肖燕,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结合,形成帝国主义的一个阶段。英语在全球的成功运作使其地位不断提升,全球化使其影响已从过去的第三世界国家扩大到所有非英语国家:“英语的传播继续着,传播的趋势在各个地方是不平衡的,但是,所有的语——主要语言和小语种——都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Maurais & Morris, 2003: 2)。受英语冲击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语言借词,“英语几乎侵入到所有与它接触的语言”(Phillipson, 1992: 7)。像 MBA, VCD, DVD, CEO, IT, CCTV, Syber, PK等英语缩略词,以及本土化和从网络走向社会生活的英语词汇几乎无所不在。

语言帝国主义的另一个明显特征就是英语在非英语国家的教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有着特殊地位。从地名标识到商品使用说明,从体育、文化商品到一般娱乐产品,特别是音像制品,无不体现英语存在。英语从根本上冲击着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体制,例如在中国的中学教育阶段,英语课时与语文相当,有的地区甚至超过语文,语文在高考后就不再是大学及以上非中文类专业的必修课,而英语作为必修课一直持续到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朱鲁子、杨艾祥认为,中国学生4年大学的黄金时间就是在学英语,荒废了正常的学业,“使整个中国的教育质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朱鲁子、杨艾祥, 2004: 18)。

语言帝国主义还导致了英语学科和其他学科之间以及英语与其他语种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使国家和个人对英语的资金投入远远超过对其他外语语种甚至母语的投入,例如,中国的英语教育从小学、中学、大学、硕士研究生到博士研究生阶段,无不伴随英语课程,需要一大笔工资支出维持一支庞大英语教师队伍。

(二)语言帝国主义背后的经济利益

语言帝国主义在非英语本族语国家的教育领域最为活跃,造成的物质和文化不平等使物质投入源源不断流向英语。一是国家对语言研究的投入大多用于资助英语教育和研究,在外语教学领域,英语处于绝对的优势;二是个人为英语学习投入较多的资金,使英语成为教育市场的一大产业,例如在中国,其年产值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学习者数以亿计(朱鲁子、杨艾祥, 2004: 29)。中国青年报记者唐勇林和谢洋(2005)的调查显示,67.38%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为了准备四、六级考试,所花费用在100元以上。其中18.53%的人更是花费超过千元。

“英语热”使各类考试主办者、海外考试机构

和培训机构受益最大。像 TOEFL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GRE (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GMAT (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Test)、IELTS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这些考试都收取较高的报名费:托福 1162元、GRE 1470元、GMAT 2100元、雅思 1450元(中国教育考试网:www.neea.edu.cn 2007/08/27)。每年中国都有数十万人参加这些考试,而且人数还在逐年增多,考试者还会花费一定数额的资料费、培训费、等等。众多的英语从业者和学习者使英语成为一个发展壮大的工业,世界几家著名的英语报刊,如 BBC English Magazine, The Guardian Weekly等早在2001年就把英语在各行各业中起的作用称为“英语语言工业(English language industry)”(McArthur, 2001)。

二、语言帝国主义形成的历史渊源与现实环境

(一)英语全球化

英美文化的传播和全球英语教育为语言帝国主义提供了丰厚土壤。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西方文化较早地进入了强势阶段,英美文化在当今世界的传播进一步强化了英语语言,“英语成了世界语言,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英美文化在世界上成就了霸权地位”(Brett - Griffler, 2002: vii)。英语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把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也带到了世界各地。在外语学习中,语言交际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习者的社会文化能力,于是目的语社会文化能力得以过分强调,从而忽视了母语社会文化能力,人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西方文化,特别是英美文化。在阅读殖民题材小说,欣赏各种宣扬西方价值观的娱乐产品的过程中,认同西方价值取向和它的承载工具——英语。爱德华·W·萨义德认为,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统治形式是以多种方式传播宗主国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对人们有无声的影响。在谈论帝国经验题材的长篇小说《吉姆》时,他提到了作为一个孩子的吉姆从殖民者的纪律和游戏中得到的无穷乐趣:“乐趣这个内容时常不断地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帝国殖民主义著作以及图像和音乐艺术中,但常常没人对此加以讨论”(Said, 2003: 194)。

语言帝国主义的形成与核心英语国家的英语教育对外输出和这门语言从国际化走向全球化是分不开的。英国文化协会在第三世界国家兴办教育机构、资助英语教学,在提高英语教学水平的同时,也使英语和英国文化得以传播;美国和平队

(Peace Corps)在全球各个领域的作用也巩固了英语和美国文化的地位,大批志愿者去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医疗、农业等领域工作,客观上也把美国文化价值观留在了这些国家。美国文化产品在全球的畅销加速了英语和英语文化的全球化:迪斯尼卡通形象和好莱坞影片、世界各地麦当劳快餐连锁传递的美国文化和造成的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被认为是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表现,不但使非英语母语国家深受影响,连其他核心英语国家也感受到了它的力量,许多孩子认识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就是麦当劳的标记‘M’,这种英国-美国化(Anglo-Americanization)巩固了英语的世界霸权地位。

英语的需求方也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语言帝国主义。几乎所有国家都感受到了全球化的压力,对英语的需求逐年上升,进一步促进了英语在全球的传播。由于对英语教育需求的持续增加,核心英语国家的教育对外开放力度也加大,吸引了大批发展中国家学生。“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显示,美国驻华领事馆2007财政年度给中国内地颁发了51546个学生签证,比2006年财政年度增加40%,2006年至2007年中国内地赴美留学生达到67723人(谭亚、张举良,2008)。英语在经济领域的全球通用交际语(global lingua franca)地位确保了核心英语国家教育输出的竞争实力。几大国际英语考试系统使英语的影响持续扩大,EAP(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GMAT、IELTS、GRE和TOEFL形成一个强大的英语产业,通过其中一种考试是核心英语国家的主流大学对外国留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学习要求,他们每每在学业上要上一个新台阶,都会有一定的英语水平要求。更多的语言输入意味着更多的文化接触,目的语文化的熏陶增强了他们对英语和英美文化的认同感,客观上强化了英语的影响。

(二) ELT理论与实践

语言帝国主义原本是用于语言和英语教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术语,该术语出现的基础和过程都与英语应用语言学密不可分,就概念本身而言,它是在研究英语作为外语和第二语言的教学理论、方法、目标、内容等基础上产生的。

在剖析传统的外语教学理论过程中,研究者认为语言帝国主义与世界范围的英语教学密切相关。在数百年的全球英语教育实践中,教育理念、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和有关目的语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论断等把英语教学看做是超越意识形态的活动,致使

人们的思想在潜移默化中被殖民化,英语教学理论和全球性的ELT实践在不经意间促成了语言帝国主义的形成。

英语教学长期以来把语言学习看做是单纯知识技能的传授与训练,使英语所携带的文化价值观逐渐在学习者身上扎根而不被他们自己和教育工作者发现。主流教学法把学习看做是孤立的认知活动,学习只涉及大脑分析、理解和整合过程,个人情感、想象力和洞察力被忽略。事实上,学习不是自动的工具性的活动,学到的东西直接影响个人世界观的形成。学习者的个人背景知识影响着他的学习方式。“学习的东西塑造着个体:我们的思想意识、个性和相互关系都隐含在教育实践中”(Canagarajah, 1999: 15)。

传统教学法认为,为了不带偏见地学得知识,学习者可以超越环境中的一切包括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而现代教育实践证明,学习的环境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人们创造或者习得的知识根植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实践和物质环境,“学校教育深受它所处环境中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影响,校纪校规、教学大纲、教学方法和相互作用等形成了社会政治现实,同时,社会政治现实又引导着学校教育的发展方向”(Canagarajah, 1999: 15)。传统教学法倡导的知识观使人们忽略了英语代表的意识形态意义,知识被看做剥离了任何道德、文化价值和种族特性的独立体。事实上,知识不但包含价值取向,而且体现完整的思想意识体系。承载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英语在纯语言教学思想的误导下在全球传播,与英美文化相辅相成,使语言帝国主义更加深刻地影响非英语国家的教育和社会生活。

传统的外语教学和第二语言习得理论长期以来都偏重于语言知识系统,而“忽视语言外的种种制约因素以及言语与言语交际的生成机制……习惯做语言内部结构的文章,而很少跳出语言本身的范畴深入到语言外部去探究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必然联系”(赵爱国、姜雅明,2003: 239)。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与特定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其词汇会明显地承载它所反映的文化信息。传统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把学习者的第一语言(L1)和第一文化(C1)看作外语学习的绊脚石,认为最佳学习环境是纯粹的第二语言(L2)和第二文化(C2)环境。致使外语教学一直致力于寻求与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的趋同性,排斥母语和母语文化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学习者致力于摆脱母语和母语文化,尽量用目的语和目的

语文化置换它们,最后,他们不仅学好了英语,也接受了英语所携带的文化和价值观,英语语言帝国主义在英语学习中潜移默化地得到传播。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的主要干扰来自先前知识,因为前摄抑制存在而产生副迁移。以此为基础的二语习得中的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理论假设来自L1的习惯会带入L2中,因此L1的特征也会被带进L2中,阻碍L2的学习,母语更多的是在外语学习中产生负迁移,相当多的错误都是母语习惯干扰所致(Corder, 1967; Dulay, 1974)。但后来的研究证明,在处理较为抽象的概念和复杂的语法规则时,适当的母语介入有助于理解。“第一语言的‘旧习惯’并没有妨碍第二语言学习的新习惯”(Ellis, 1985: 7)。

外语学习中一直提倡学习者用目的语思维,一方面,直接用英语思维可以简化语言思维的过程,提高学习和交际效率,因此,学习者都尽力用英语思维。对Sapir的语言相关性理论研究普遍认同语言决定思想和世界观的观点,“文化和思想是依附于语言而存在的”(Stem, et al, 1999: 202),学习者的语言思维达到统一对这门语言的认同和传播极为有利。但另一方面,语言和思维关系密切,具有不可分离性,语言思维方式同样反映了人的世界观,外语思维使目的语文化价值观主宰学习者的思想并使语言帝国主义不知不觉地得到传播。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 - Whorf Hypothesis)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写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相同”(刘润清, 1995: 179)。当学习者的思维与目的语合为一体时,他同样会认同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并从目的语的角度认识世界。

语言和思维的一致性往往反映出这门语言和它的文化系统的独特个性。“一个人的思维形式是由他未曾意识到的不可变更的形式规则所控制的,这些形式是没有感知到的母语的精妙系统化……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区别于其他语言的庞大的形式系统,文化决定系统中语言的形式和范畴,借助这些形式和范畴,个人不但进行交流,还分析自然、关注或忽视关系与现象类型、推理方法类型,并且构建他意识的殿堂”(Thomas et al, 2004: 25)。在没有熟悉一门外语前,人的思维总是和母语联系在一起的,学习者完全用目的语思维时,不但在语言上,而且在思维、推理方式、世界观和行为处事等方面接近本族语者。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也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使用的语言不同,思维的方式也不同,“如果亚里士多德讲汉语,他的逻辑会截然不同”(胡壮麟、刘润清, 1988: 240)。

三、外语教学中的对策

Phillipson(1997: 46)认为,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语言不平等的世界里,正视英语语言帝国主义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ELT的局限性,非英语本族语国家采取适当对策应对语言帝国主义才能维护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语言。

语言是一个民族或群体的身份符号,保护民族语言就是维护自己的民族特性,一个民族的文化承载了它从起源、生存、发展到壮大的所有历史,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消失了,这个民族也不复存在,英语语言帝国主义使英美文化作为强势文化推向世界,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母语文化的冲击使他们倾向于淡忘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淡化自己的民族意识,客观上鼓励了‘一元文化观’,它所造成的文化趋同、弱视文化被吞噬现象都不利于世界文明的发展,而人类长期以来倡导的多元文化制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化的进步。因此,非英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应消除语言帝国主义的负面影响,重视文化多元化以及学习者母语文化的参与。

英语作为全球通用交际语(lingua franca),不再仅仅是英美文化的载体,而应该成为多元文化的载体。英语作为交流和获取信息的工具,可以是外语学习者和使用者介绍和传播民族文化的工具。Andy Kirkpatrick(2004)在研究了英语在亚洲的现状后指出:“他们所使用的英语没有必要反映出英美文化价值观,英语不再是殖民语言,而是亚洲人用于与世界交流以及亚洲人之间相互交流的手段”。

英语教学已经开始经历范式的转变:从TEFL/ TESL到TEL(Teaching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外语教学在教学内容选取、教学目标制定、教学方法和手段运用等方面都应该重新考虑英语作为国际化语言的作用,例如,外语教学对教学目标的修正,不必再把过去极力追求的“达到或接近本族语水平”作为最终目标,在教学大纲制定和教学材料选取等方面适当考虑学习者母语文化和世界多元文化内容,以避免外语教学中的语言文化单一化而导致削弱学习者的母语及母语文化能力、批判继承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妨碍语言多极化发展并使世界上许多本地语种面临消失的威胁。

Brutt - Griffler(2002: 31)认为,一个非英语母语使用者没有必要为主张对英语的所有权而变得

更像美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加拿大或其他任何人,也不必为了达到有效使用这门语言而去赞赏英美文化,因为一门语言一旦国际化,它就必须失去与某一种特定文化或民族关联的身份。因此,英语是了解目的语文化的工具,它同样可以作为学习者和使用者介绍传播自己民族文化的工具,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际。当然,语言和文化唇齿相依,用一种语言去阐释另一种文化只能停留在表层,学习者的民族语言在国际交流中占一席之地才是最终目标,因为每一种文化都以其独特的文明形态而存在,通过语言实现它的各种形式:艺术、音乐、文学、民俗、政治统治、主张基本人权、实现个体间和群际交流等。

四、结语

鉴于英语全球化的现实无法逆转,对英语的接受是参与国际交流的必要手段,但是,对本族语言 and 文化的熟知与精通是与其他文化沟通的基础,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保护意识是消除英语语言帝国主义影响的前提,也是有效的防范手段。语言帝国主义现象是英语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是由多种因素造就的,各国面临的形势不尽相同,应对的方式也各异,在实践中探讨新的对策将是非英语本族语国家长期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 [1] Brutt - Griffier, J. 2002. World English: A Study of its Development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 [2] Canagarajah A. S. 1999. Resisting Linguistic Imperialism in English Teach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3] Corder, S. P. 1967. 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 [J]. IRAL: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5(4): 161 - 170.
- [4] Dulay, H. C. & Marina K Burt, 1974. Errors and Strategies in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J]. TESOL Quarterly 8(2): 129 - 136
- [5] Ellis, R. 1985.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6] Kamani, S. 2005. "Linguistic imperialism ' 10 years on: an interview with Robert Phillipson [J]. ELT Journal 59 (3): 244 - 249.
- [7] Kirkpatrick, A. 2004. English as an Asian Language The Guardian Weekly online [EB/OL]. <http://www.guardianunlimited.co.uk/GWweekly/front>
- [8] Maurais, J. & Michael A. Morris, 2003. Languag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9] McArthur, T. World English and World Englishes: Trends, tensions, varieties, and standards [J]. Language Teaching 2001, 34 (1): 1 - 16
- [10] Modiano, M. Monoculturalization and Language Dissemination [J]. Journal of Language, Identity, and Education, 2004 (3): 215 - 227.
- [11] Morrison, K & Icy Lui, 2000. Ideology, Linguistic Capital and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Hong Kong [J].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1 (6): 471 - 486
- [12] Pennycook, A. 1998. English and the Discourses of Colonialism [M]. London: Routledge
- [13] Pennycook, A. 1994.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M].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 [14] Phillipson, R. 1992. Linguistic Imperialism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5] Ricento, T. 2006.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Policy: Theory and Method [C].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16] Stem, H. H. 1999.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Language Teach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al Press
- [17] Thomas, L. et al. 2004. Language, Society and Power—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 [18] 爱德华·W. 萨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 [M]. 李琨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 [19] 胡壮麟, 刘润清. 语言学教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 [20] 刘润清. 西方语言学流派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 [21] 谭亚, 张举良. "留学大众化时代 已到来了吗?"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8 - 01 - 10.
- [22] 唐勇林, 谢洋. 四六级成了众矢之的 [EB/OL]. <http://www.sina.com.cn> 2005/01/17.
- [23] 赵爱国, 姜雅明. 应用语言学文化概论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 [24] 朱鲁子, 杨艾祥. 走火入魔的英语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杨 睿)

Linguistic imperialism: concept, reason and countermeasure

XIAO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English linguistic imper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English education and language learning. It begin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linguistic imperialism in the periphery and special position of English in non-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On studying the spread of Anglo-American culture,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ideas, language teaching concepts and SLA theories, the author explains how these factors account for today's linguistic imperialism and suggests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it.

Keywords: linguistic imperialism; English education; language & thought; culture; mother tongue